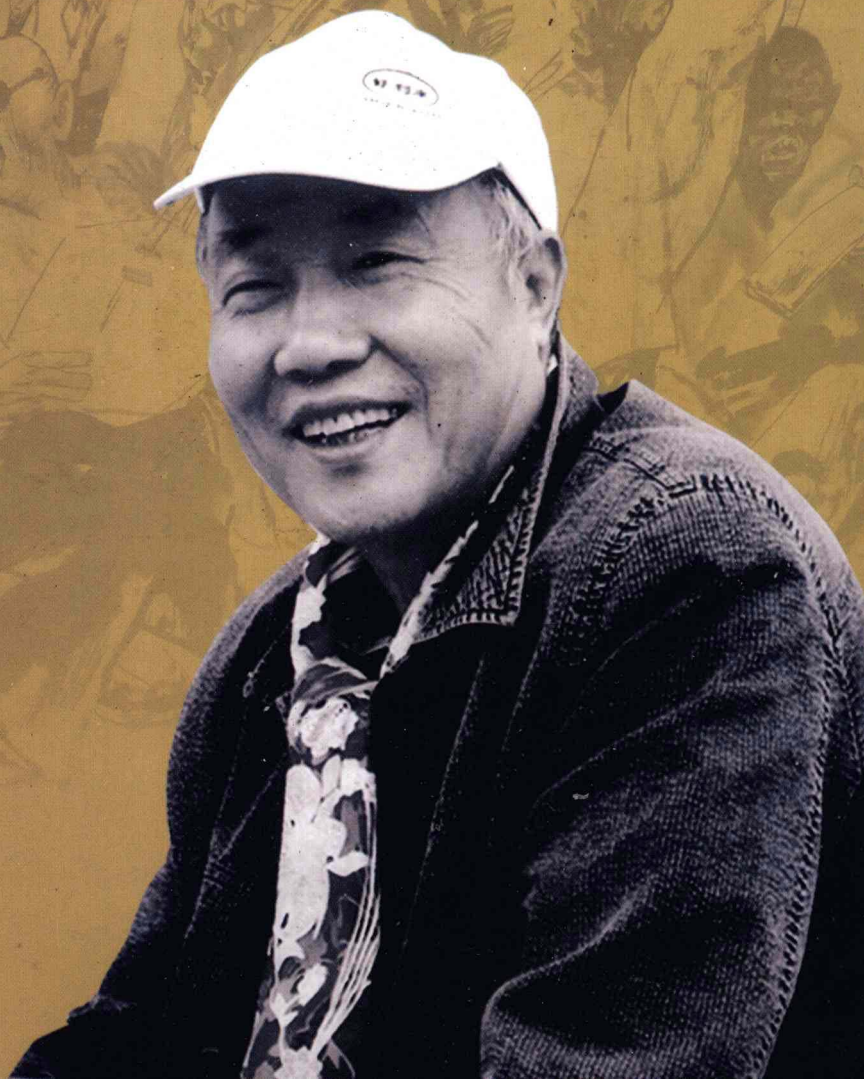


虔诚 面对

李宝峰艺术人生自述

李宝峰 著



陕西出版集团
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

虔诚 面对

李宝峰艺术人生自述

李宝峰 著



陕西出版集团
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虔诚面对:李宝峰艺术人生自述 / 李宝峰著. — 西安: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09.2

ISBN 978-7-5368-2253-5

I.虔... II.李... III.李宝峰—生平事迹 IV.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17795号

虔诚面对

李宝峰艺术人生自述

作 者 李宝峰

策 划 鹤 坪

责任编辑 李 丹

设计总监 李 丹

装帧设计 建森工作室

出版发行 陕 西 出 版 集 团
陕 西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商南县顺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

印 张 7

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

印 次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68-2253-5

定 价 38.00元

序

仰望宝峰

——中国画大家李宝峰“丝路风情”研究之一

今天，我选择一个角度，欣赏一座山峰。

他叫李宝峰，辽宁抚顺市人，背着画板孤独地在茫茫戈壁、巍巍昆仑行走了大半生的时间。他几乎是不吭不响地向天山深处行进的。李宝峰，屹立在中国西部土地上的一座智慧的山峰、思想的山峰！在祁连山与马鬃山之间，我记住了李宝峰的名字！

在李宝峰脚下，黄河泛起黄铜色的浪花和喋喋不休的喧哗！

保持着仰望的姿态，我站在李宝峰面前。

坐在我的面前，李宝峰先生沉静地说：“也许是特殊的缘分，少年时我曾给自己编织过许多五彩缤纷的梦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待严酷的现实告诉我梦境的虚幻后，我自甘认输地回缩到我的心灵，回缩到一种独自承受的孤寂之中，向命运做着各种软弱的抗争”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就在这苦涩而鲜活的人生途中，我选择了大西北，选择了兰州！大西北立体地站在我面前，它唤醒和启发了我内心对艺术和人生的深层体验，并且将我的视线和我的画笔，吸引在它的野莽大川与草民响韵。是大西北的生活将我抛入艺术的怀抱，而艺术竟然宽厚地接纳了我。

李宝峰先生在中国画坛以“低调”而远近闻名。他穷于言辞，表情显得重拙，装束显得简朴，甚至有些木讷。他多次对朋友们说：“真惭愧，说白了直到今天我对艺术仍然心怀敬佩，而只恨笔力和功力不逮！”只是徘徊，只是流连，只是做着这样那样的试探和探索。艺术不是单纯的自我调剂或者宣泄，也不是向社会索取的砝码，更不是“敲门砖”；艺术是生命的追寻，是心灵的归宿，是精神的家园，是从足下这片黄土地中发射出的理想之光。

和许多中国画家说起活跃在中国西部的画家，他们会自然地说起李宝峰。说起李宝峰，中国画家的眼睛里会透出敬畏敬佩的眼神，会很自然地说起“丝路

风情”与天山南北。说起李宝峰和他笔下的“丝路风情”，大家会很自然地陷入沉思。我们该如何理解李宝峰对中国当代美术事业的具体贡献？如何深入理解李宝峰“丝路风情”的价值与意义？我们是否有必要在认识“长安画派”与“黄土画派”的同时，也逐渐地认识“丝路风情”画派的历史高度、理论高度和艺术高度！？在中国水墨画领域，有西部美术三分天下之说；而西部美术的三分天下，应当有“丝路风情”不容置疑的理想地位！我们固守着“长安”这一座十三朝古都，沉醉于这一方的古典，忽略了对“丝路风情”的关切与关心；我们止步于秦皇汉武，忽略了对沸腾的边疆各族人民当代生活的直面表现。许多年了，我们几乎遗忘了坚守在祖国西部边陲的那些用使命和信念、人格和尊严，倾情讴歌边疆人民生活的一代一代美术工作者。

打开《李宝峰画集》，一个生动生活的崭新世界，一个饱含着琴韵与果香的丰饶边疆。掐指细数，始终保持着行走的姿态，李宝峰足足把“丝路风情”画了四十年的时间！说句认真话：“李宝峰无疑是当代丝路风情人物的领军人物，他们发展和开拓了赵望云携其弟子黄胄缔造的“丝路风情”美术流派，赋予丝路风情这一优秀的美术品种崭新的生命活力，使“丝路风情”美术流派源远流长、后继有人。”

李宝峰的“丝路风情”有着显著的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，他系统全面地继承了“丝路风情”画的风格特点，又别具匠心地赋予“丝路风情”某种个性化表达方式，形成了颇具私家面貌和嫡秘嫡传的“丝路风情”人物画的表现手法。

李宝峰，矗立在中国西部的一座承前启后的，具有开创精神的理想的山峰、信念的山峰！在中国西部，李宝峰以其平实朴茂、厚重工稳的人风与画风，启发和诱导着许许多多有志于“丝路风情”这一优秀流派的中青年画家，构建了一支别具魅力的当代“丝路风情”人物画的团队！我们拟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巡礼当代“丝路风情”人物画的代表画家，构筑中国美术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！

在辽阔的西部大地，“丝路风情”的画家们，像雁阵那样豪迈，像雁阵那样雄壮，像雁阵那样丰满着西部的天空！

2007年7月1日，李宝峰、龚建新二位老人，开始在西部大地高举“新丝路画派”的大旗，在西安、兰州等城市，巡回展出“新丝路画展”。

站在李宝峰先生的面前，我如沐春风！似乎能听到了丁丁冬冬的大漠驼铃，似乎能听到山泉琮琤琤琤的响韵！

目 录

上 篇

- 从第一声啼哭说起 2
- 对于母亲和姐姐的记忆 6
- “文学梦”与我的选择 10
- 关于鬼的传说 16
- 现实主义,我的基本干粮 19
- 在“反右”中我的位置 21
- 关于美术传统 26
- 我在社教的日子 32
- 我的情感生活 38
- 我的连环画时代 48
- 从出版社到画院 52
- 我的毕业作品 55
- 我的姐姐 65
- 饥饿的滋味 69

下 篇

向西之路 74

“新时期”与“八五思潮” 76

到画院和走向生活 80

变“苍茫”为苍劲,化“沧桑”入丹青 84

“进京”与“出名” 86

感谢帮助我的人 91

我的“画路”是我的“人路” 96

我神交的几个朋友 99

封底画《塔吉克新娘》



上篇

关于鬼的传说

出版社到画院

从第一声啼哭说起

我叫李宝峰，是1938年出生的。我出生在辽宁抚顺的一户普通人家，父亲是裁缝，母亲是家庭妇女。我出生的时候，家里有一个哥哥、一个姐姐，哥哥很憨厚，总是捧着个笑脸；姐姐很伶俐，喜欢唱歌。

我是在抗日战争的炮火硝烟当中诞生的。我的第一声啼哭，就伴随着整个华夏民族的悲痛，伴随着华夏民族的挣扎、反抗与拼搏，伴随着华夏民族愤怒的吼声！日本军国主义给我的出生蒙上了阴影，据姐姐给我讲，在我“闹满月”的那一天，就有两个日本宪兵冲进了我家的大门，他们用刺刀拨开前来恭贺道喜的人群，用刺刀挑开我的襁褓。面对着冷嗖嗖的侵略者的刺刀，我没有哭，也没有叫。事后，母亲把我搂在怀里，说：“孩子，不要怕，有娘哩。”那天两个日本宪兵端着刺刀来来去去地在我家里搜索，他们实在搜索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就哇哩哇啦地喊叫。最后，两个日本宪兵揣走了前来贺喜的亲戚送来的两瓶白酒，扬长而去！

每次听姐姐讲起这事儿，我都打心里满意自己的表现，等我长到三岁、五岁的时候，我还遇到过日本宪兵的几次搜查，但每次面对搜查，我都没有哭！我圆睁着惊愕的眼睛，看着他们砸碎了家里的铁锅，撕毁了家里的床单，卷走了父亲给顾客正在赶制的衣裳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父亲和母亲的眼里时常蓄满了泪水。

我出生的时候，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正践踏着我们的大好河山，我们的



1982年在长城

人民正过着亡国奴的生活，哀鸿遍野，生灵涂炭，老百姓的苦日子一眼也望不到头。那时我们的国家正遭受着旷日持久的灾难，那时的东北人民已经过了14年的亡国奴的生活。我出生的时候，东北人民的生活是极其艰难和痛苦的，其艰难困苦的情状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。那时东北的人们不能吃大米，不能吃豆腐，这些都是要供给日本人吃的，如果中国人吃大米、吃豆腐，那是犯罪。那时把吃大米、吃豆腐的人称作“经济犯”，是要遭受刑罚的，有时甚至有丢失性命的危险。我还记得父亲要是在外面弄点大米、苞谷什么的，要半夜里做好，偷偷地吃，不敢叫外界知道。我曾亲眼看到日本的宪兵残酷地殴打小摊贩主，他拿了小贩的烟卷，小摊贩主问他要钱，他就拿枪托砸小贩，直砸得小贩头破血流！

那个时候的东北人民过着非人的、亡国的、耻辱的生活。我是证人，我今天写下的这些就是证词！

中国人被压迫、被蹂躏的历史是永远无法磨灭的，它像烙印烙在我的心口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。那一年我七岁，我爬上屋里的房顶看着欢呼胜利的老百姓，我看到老百姓像冲破堤坝的洪水，手

里拿着劳动工具，一浪一浪地冲进日本人的仓库、车库……每次听到《国歌》，我都会想起那天我在房顶所看到的情景。那是从愤怒中爆发出来的洪流，那是一种悲愤到尽头而迸发出的力量！那一天，我站在房顶，望着天上飞翔的鸽子，朝向天空纵情地喊：“噢！光复喽！”

从“光复”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在心里想，我是把“光复”这一天的情境唱出来、写出来还是画出来呢？可以说，我是从“光复”那一天开始真正懂事的。

我的生日是1938年农历2月15日，其实准确的生日我已经搞不清楚了，这个是我的身份证生日，我从小就失去了母亲，我隐约记得我是2月11日生的，这个是我的一个嫂子告诉我的。我生在抚顺，童年的时候，不知为什么就对画画产生了兴趣，拿着笔喜欢在这里画画那里画画。不太喜欢和同龄的小孩在一起玩，一般时候我都是自己画画，所以也就形成了我比较内向的性格。我经常画一些太阳、树、房子、旗帜等等。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市民阶层环境里度过的。我父亲是做裁缝的，那时也就是维持一种生活吧。我们那儿街道特别宽，我们家的斜对面是一个特别大的百货商店，周围还有药铺、饭铺、铁匠铺，街上还有打把式卖艺的人们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我所生活的这个地方是很宽阔的，是足够热闹的。那时到处都是平房，到了下雪天，那些房子就被积雪覆盖着，毛茸茸的像蘑菇一样。

我在1996年再次回到东北老家，姐姐陪我去找童年生活的老街。我这才发现，我童年住的地方竟是那样破烂，我童年玩耍的地方竟是那么狭窄！童年里那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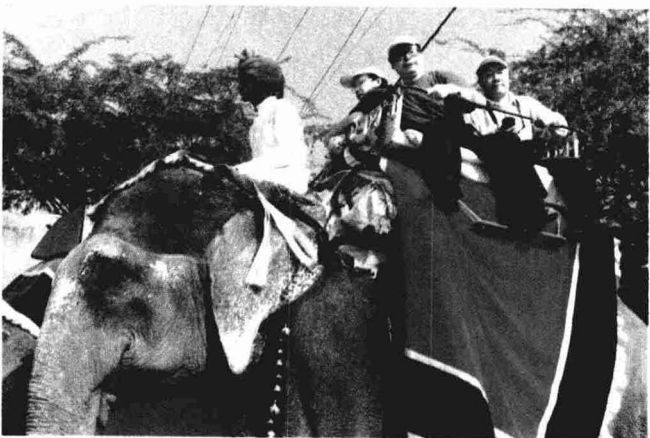


李宝峰早期发表的作品

宽阔的大街，如今只是一条胡同，房子也破破烂烂的。童年记忆里的百货商店，原来只是一个小铺子，卖点油盐酱醋之类的杂货。原来我们家住的那个房子，如今住着一个慈祥的老人，那天老人正与一个孩子围坐在炕桌上吃饭。我童年的那间小屋，如今住着一户三世同堂的幸福人家。那天我真想进去看看以前住过的房间呀……但是怕打扰他们宁静的生活，我围着小院的围墙，走了一圈又一圈。非常可惜的是没有在那个老房子跟前照张像。



1998年在威海



2003年在印度

那时，在我们家隔壁有个开文具店的，卖一些铅笔、橡皮、笔记本之类的小东西。每次我走进文具店，都出神地望着那些铅笔、蜡笔。在我的想像里，那些铅笔和蜡笔，是那样奇妙，是那样神奇，它们可以勾描出那样优美的线条，它们可以涂染出那样炫丽的色彩。

从此，我开始攒钱。等我攒够了买蜡笔和铅笔的钱时，我几乎是奔跑着进了文具店，指着货柜说：“我要蜡笔！我要铅笔！”

对于母亲和姐姐的记忆

有了第一盒铅笔和彩色蜡笔,我画了一匹奔马!

那匹马我如今依然记忆犹新。那是一匹驾犁种田的马?那是一匹驰骋疆场的战马?抑或那是一匹行空的天马?我不知道。我想,这匹马是独来独往的,它只与天地精神交流!

我从小就喜欢画画。家里没有人画画,我也不是出生于书香门弟,但我就是喜欢画画。画画说不上是我的天赋,但画画肯定与我喜欢宁静的性格有关。我的童年是贫穷的,但贫穷中却有一种宁静。这种宁静是那种苦涩当中自我陶然、自找快乐的宁静。我一直以为:“画画是朴素的事业,它与贫富无关;知识是学出来的,能力是练出来的,境界是修出来的,它与门弟无关。”

我父亲念了小学二年级,就从辽阳农村跑到抚顺来,在日本人的服装店里做学徒。学徒期满后父亲就自己开了家缝纫店。在我们隔壁有个开文具店的,卖一些铅笔、橡皮、笔记本等小东西。那个店主人是个男的,长期患病卧床不起,他患的病当时叫痿,现在叫疮。他在我们那个地方算得上是很有才气的一个男人。有一天我去隔壁串门,文具店的店主人就躺在床上用蜡笔画了一匹马。他不是用一种颜色画,而是用红的、蓝的、黄的好几种颜色掺和到一起给我们画了个马。他画的这匹马我感觉色彩很真实,色调很柔和,动作很生动。他画得很细腻,甚至都画了马的笼口和肚带。

当时在我看来他这个马就画得很好,我用红蜡笔画的马就很糟。在我四

五岁的时候我就认为人家画的实在是好，画画本来就应该这么画的。我就学着他的样子画，几天下来，我画的马也有了笼口和肚带。

我喜欢画画，画的好坏就不去讲了。每个人都有童年，有童年就免不了幼稚，就免不了儿时。

在我刚刚懂事的时候，我母亲就得了一种眼病，她的眼睛失明了，按现在在说的是青光眼，因为当时没有钱治疗，母亲身体就一天一天坏起来，后来又得了一种抽风病，瘦得光剩下骨头了。

母亲发病时就在炕上抽成一团，等发病过去很久才能舒展开来。每次母亲发病都要请大夫过来看，那时医生都是夹个小皮包，来了打一针就能好。后来我们家里没有钱打针治疗了，母亲就硬挺着，渐渐地母亲瘦得成一把干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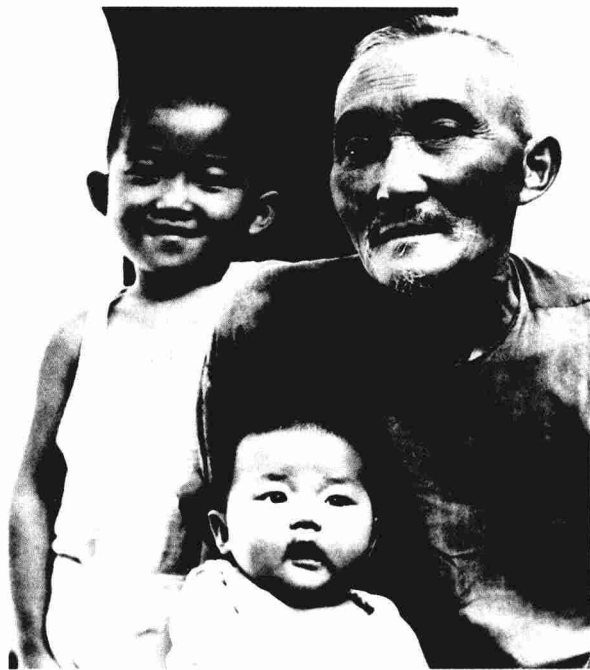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七岁那年，我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！

我跪在母亲的床前，哭着说：“妈，你醒醒呀，我长大画画养活你！”

其实这个时候整个东北绝大部分没有什么特殊收入的家庭，都面临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境地。日本兵走了，中央军来了，老百姓像泥土里的花呀草呀，被一遍一遍地辗转！我记得最苦的两件事情，其中一件是那时父亲已经不做裁缝生意了，不知道他怎么到外面去混日子。全家就等我父亲从外面带点粮食回来吃。有时他很晚很晚才回来，父亲回来时带了点已经很硬的玉米粒子，东北的冬天很冷，我们就生火煮，一煮煮几个小时，大家就分一点吃。第二天继续这样等父亲回来带粮食给我们吃。反正就靠这么点粮食维持日子。

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冬天，让人辛酸、让人痛苦的那个漫长的冬天。外面雪很厚，风也很大，墙上和玻璃上都是霜，那时我的母亲已经不在了。晚上我和姐姐正要躺在炕上睡觉的时候，父亲从外面进来，带进一股刺骨寒气，对我们说：“我这里有个皮袄你们拿去，兴许还可以换点钱。”父亲把皮袄给我们盖上以后，就一步一回头地走了。那时我七岁，我感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当时也说不上来哪儿觉得不太合适、不对劲，但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上父亲回来了，眉毛胡子一片白霜，没事人似的。后来过了一



儿子小涛、女儿小卉与爷爷

段时间,我问起父亲那天晚上的事情,父亲说,他觉得他实在是养活不了这个家了,他想摆脱掉这个痛苦,就把稍微还值一点钱的破皮袄留给我们,我们家后面有一条河叫浑河,父亲想跳到浑河里,死了算了……

整个一晚上父亲在浑河边徘徊了一夜,他想,我解脱了,我那两个苦命的孩子还那么小怎么办呢?父亲实在放心不下我们就回来了。东北的冬天是那么的冷,父亲本身就穿得很少很破烂,也不知道父亲那一夜是怎么度过的。当时整个东北人民生活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,我是属于稍微典型一点的,更困难一点的,也更知道穷人生活的艰辛。那时也不知道是怎么混过来的,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往过捱,在爸爸实在养活不了我们的时候,春天来了,冰雪消融,大地上盛开着一朵朵鲜花。那天姐姐领着我走在田野上,姐姐说:“别怕,有姐姐你就饿不着”!

在春夏之交的时候,我父亲有个弟弟在农村种地,当时我这个叔叔到我家来了。他们大人之间怎么说的,我们也不知道。父亲委托叔叔把我和姐姐带到农村去,在城里实在养活不下去了,还要把我的姐姐“过继”给叔叔。我的叔叔是怎么样的人呢?他耳朵聋,他在农村是属于被人看不起的那么一个人,但是我们家辈分很大,他就把我和我姐姐两人带到农村。我们坐在一个大卡车上,不知走了多远,把我们拉到了农村老家辽阳。

我们的老家辽阳黄腊舵村,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北方小山村。

那时到夏天秋收农村还有粮食吃,一入冬就不行了,粮食吃完了,我们就满山遍野里寻找可以充饥的野草野果。叔叔家有两个小孩,我这个婶婶很能干,家里里里外外打理得都挺好,本来就不富裕的家,再加上两个孩子,日子就过得更加拮据。我们就多种点白菜,然后把白菜放到窖里面等过冬时吃。一开春我们就挖野菜……童年的农村生活槌打了我,在我的心灵里种下了一粒崇尚天然、向往自然的种子!这段农村生活使我的意志更加坚强,也使我对劳动人民日益地理解、同情和悲悯!

野菜我们是怎么吃呢?我们先把它放到锅里焯一下,然后再在面板上撒一点点面,把野菜抓成团,在面板上滚来滚去,让外面粘上一层薄薄的面粉,再把它放到锅里蒸,蒸完之后拿起来吃。这个也是吃不饱的,就这么过来了。我和姐姐去叔叔家大概呆了一年多,到第二年刚入夏的时候,东北解放了,我和我姐姐从辽阳农村回到了抚顺城里。那时我的哥哥也在工厂工作了,我爸爸也在国营的被服厂工作——裁剪衣服,这时候生活就比较稳定了。记得在我刚从农村回到抚顺的时候,我父亲在马路边上下棋,我见到父亲后,一下子就扑到他的怀里,没有声音,只有眼泪,我的眼泪就一直往下不停地流。他就摸摸我的头啊,摸摸这,摸摸那,安慰我,眼泪也涓涓地流下来!

姐姐搂着我说:“兄弟,解放了,我们的苦日子到头了!”

我愣怔着眼睛问:“解放了,不再饿肚子了吗?不再到黄腊舵村去‘打饥荒’了吧?”

事情过去了许多年。前两年姐姐到兰州来看我,还和我说起“打饥荒”的事,说了许多我早已忘却的事情。

“文学梦”与我的选择

记得在农村的时候我去了我的一个姑表姐家,那是个大房子,一个房间住了四家人,用大幔帐隔开,晚上睡觉的时候放下来。在她家对面那家的墙上挂着一幅画,现在想起来那是一幅国画,画上画着几个芦苇,下面画着几只芦雁,有一两个刚飞起,其中有一个飞得很高。我就觉得这张画画得太好了,特别生动。在当时我认为再没有比这张画画得再好的了,童年那最美好的记忆就保存在脑海里。假如真把那张画拿回来,也未必是最美的,但是小时候的记忆就永远保存在那里了。那时的我也是拿着笔呀本子到处去研究,到处乱画。

认真的说,“打饥荒”那年的经历,对我后来从事画画有着重大的影响。乡村乡土的自然景观、社会景观和人文景观都是画,都饱含着诗意。画需要有境界,有蕴藏,我就是从那时开始明白的;画还需要有细节,有情节,我也是从那时就开始明白的。在贫穷的农民那里,我继承了朴素的、自然本份的品性,我学会了含辛茹苦,学会了忍气吞声,甚至在农村“打饥荒”的岁月,还使我学会了“赶马车”。

东北解放了,整个生活安定了。我回来插到小学班里学习,我的学习成绩还比较好,始终在全班的前五名。那时候还是喜欢画画。我们学校当时有个美术班,我们家离学校也不太远,在去学校路上,有个很热闹的地方,东北叫它欢乐园——那里有唱戏的、摆地摊、变魔术的、耍杂技的、卖菜的等等,